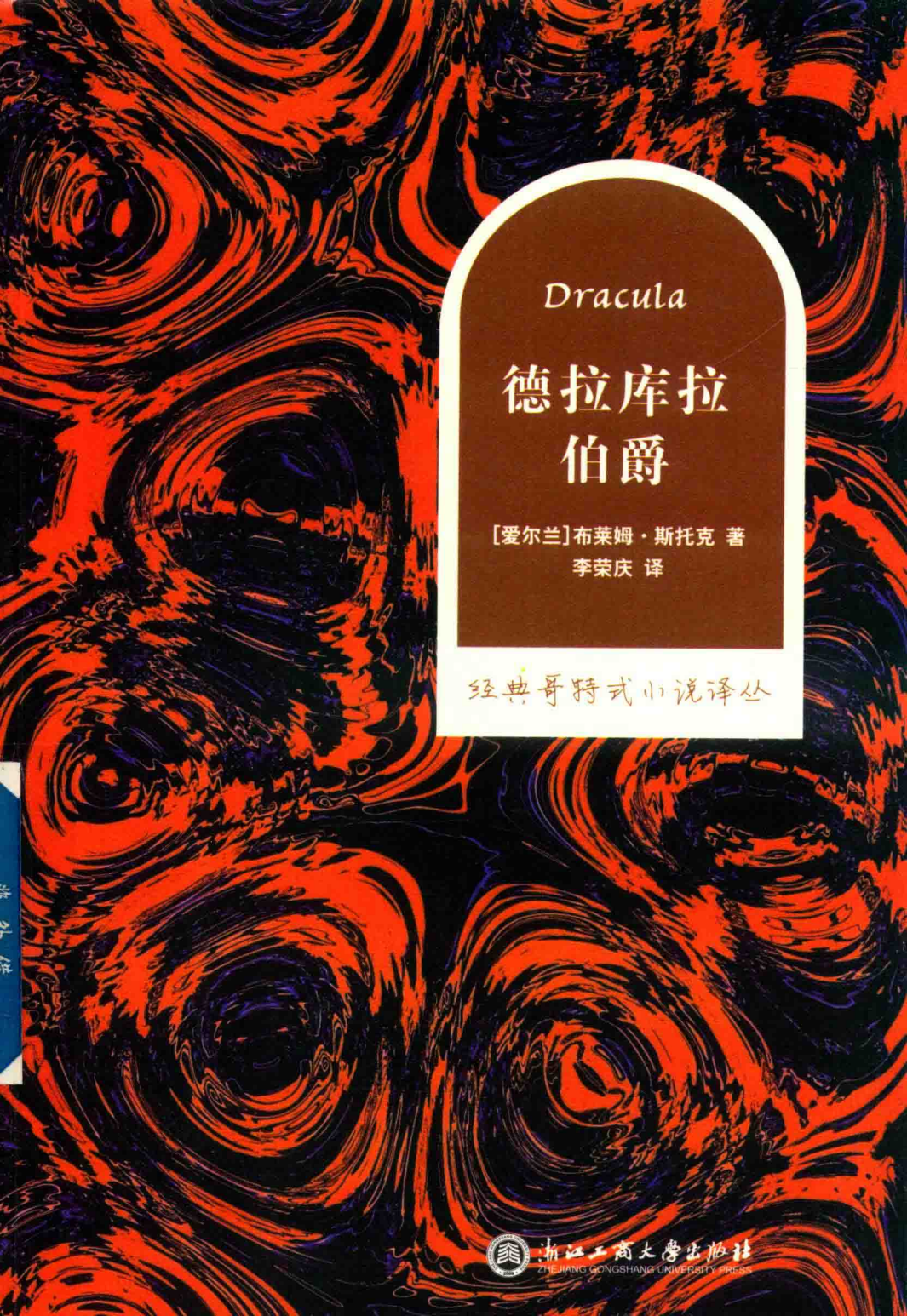




Dracula

德拉库拉
伯爵

[爱尔兰] 布莱姆·斯托克 著

李荣庆 译

经典哥特式小说译丛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经典哥特式小说译丛

蒋承勇主编

德拉库拉伯爵

[爱尔兰] 布莱姆·斯托克 著

李荣庆 译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拉库拉伯爵 / (爱尔兰) 布莱姆·斯托克著 ; 李荣庆译. — 杭州 :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8.3

(经典哥特式小说译丛 / 蒋承勇主编)

ISBN 978-7-5178-2621-7

I. ①德… II. ①布…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3308 号

德拉库拉伯爵

[爱尔兰] 布莱姆·斯托克 著

李荣庆 译

出品人	鲍观明
丛书策划	田 慧 姚 媛
责任编辑	姚 媛
责任校对	王俏华 王晓波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0571-88904980,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1.75
字 数	2214 千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2621-7
定 价	388.00 元(全 8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总 序

蒋承勇

哥特式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型,是由 18 世纪的英国小说家贺拉斯·沃波尔首创的。他的小说《奥托兰多城堡》作为黑色浪漫主义的发轫之作,不仅引领了当时的哥特式小说创作风潮,而且也成为随后而起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动因之一。与某些昙花一现或盛极而衰的文学类型和文学流派不同,哥特式文学的发展虽然经历了跌宕起伏,但依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在西方复兴,还由文学扩展到其他文化艺术领域,基于哥特式文学创作的哥特式批评和研究也成为当代西方批评的一个热点。正如琳达·拜耳-伦鲍姆(Linda Bayer-Rerenbaum)在《哥特式想象:哥特式文学和艺术的扩展》(*Gothic Imagination: Expansion in Gothic Literature and Art*,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82)一书中写道:“十年前,当我开始研究哥特式主义时,‘哥特式复兴’才刚刚兴起。尽管哥特式文化现象已开始浮现,如电影《罗丝玛丽的婴儿》(*Rosemary's Baby*)已上映,但是,当时的普通读者甚至学者对‘哥特式主义’这个术语及其特定的含义,都还很陌生,甚至最好的大学的英语系也很少开设哥特式文学课程。当我告诉朋友,我正在从事哥

特式主义的研究时,只有少数人熟悉这种文学类型,或者能够记起一部哥特式小说的名字。大多数人只是想掩饰自己的无知,礼貌性地笑一笑说:‘噢,这个太专了吧。’而在十年后的今天,‘哥特式’这个词已是家喻户晓。最近,我在一家我最经常光顾的百货商场的书店里看到,在‘烹调类’和‘非小说类’图书旁边整整一个过道上都是‘哥特类’图书,超过一百种可供挑选。电影《驱魔人》(*The Exorcist*)——一部哥特式经典之作,比起先前的电影,吸引了更多的人,而小说《驱魔人》也售出七百万册。过去十年中,我们耳闻目睹了超自然、占星术、哥特式科幻小说甚至经典哥特式文学的复兴。时至今日,人们很难看到在美国有哪所大学不开设哥特式文学课的。哥特式文学由于越来越受欢迎,其地位也已获得学界的首肯。”哥特式小说在 18—19 世纪的繁荣之中确立了它的美学范式和风格,并由此在西方文学中形成了哥特式文学传统。其后的发展也与时俱进。在 19 世纪,哥特式文学的新发展就是同现实主义融合,为该时期许多主流作家所用,如简·奥斯汀、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等。此外,哥特式也见于其他流派主要作家的创作,如霍桑、爱伦·坡、王尔德、亨利·詹姆斯、梅里美和波德莱尔等。他们要么创作了哥特式小说,要么在自己的创作中运用了哥特式风格和元素。到了 20 世纪,哥特式元素和风格为许多作家所青睐,哥特式文学再度出现繁荣,如福克纳、理查德·莱特、弗兰纳里·奥康纳、安妮·莱斯、托妮·莫里森等都创作了颇具特色的美国南方哥特式小说,其中不乏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当代美国作家斯蒂芬妮·梅尔的《暮光之城》小说系列以及由此改编的电影,更是让哥特式文学在全球读者和观众面前绽放异彩。

面对西方哥特式文学传统及其演进和当代复兴,面对西方哥特式文学和艺术研究持续不断的深入和拓展,我国学界对哥特式文学的研究显得相对滞后,理应引起外国文学研究者的足够关注。李伟

昉教授认为,英国哥特式小说研究是一个新的富于挑战性的课题。之所以这样说,主要原因是:受以往既定的政治标准和阅读思维定式的影响,国内对产生于18世纪后期的英国哥特式小说这样一个曾经深刻影响过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的“黑色小说”流派,在译介和研究上显得非常滞后,国内读者对其还十分陌生。从国外方面看,20世纪80年代前,哥特式小说的研究明显不足,且评价不高。80年代后,西方对哥特式小说的研究出现日趋高涨的热潮。因此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英国哥特式小说都是一个值得充分重视并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不过,据本人陋见,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就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哥特式文学了。我在上海师范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我们的老师朱乃长先生就要我们翻译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作为翻译作业;正是从他那里得知,这是一部哥特式小说;也正是从那时起,知道西方文坛中还有哥特式文学这样一朵奇葩。2003年在台湾出版的高万隆教授译作——贺拉斯·沃波尔的哥特式经典之作《奥托兰多城堡》,正是他在朱乃长先生指导下的文学翻译习作。这是我见到的最早的中文译本了。此后,马修·刘易斯的《修道士》、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和布莱姆·斯托克的《德拉库拉伯爵》等经典哥特式小说的中译本在国内不同出版社出版。

国内对哥特式文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其后的20余年间,哥特式研究形成了一定规模,且呈现多元态势:肖明翰、韩加明、高继海、高万隆等撰文梳理并探讨了英国哥特式小说的发展;黄禄善等从多维度深入解读了哥特式小说文本;李伟昉等对哥特式小说的美学理论及其渊源进行了追溯和探究。此外,李伟昉等还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了英国哥特式小说。近几年还有不少文章从女性哥特式文学的理论立场出发,对女性文学的经典之作进行重读和诠释。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近年来,英语语言文学或比较文学

与世界文学研究生的论文有许多都涉足哥特式文学研究。由此可见,伴随着国外“哥特式”的复兴,“哥特式”也逐渐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然而,遗憾的是,至今国内尚无西方哥特式文学经典的系统性翻译。有鉴于此,2011年,浙江工商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省级重点学科将“经典哥特式小说译丛”列为重点项目之一。“经典哥特式小说译丛”从起笔到付梓,历时五年多之久。这套译丛在国内首次以系列方式推出,无疑有助于推动国内读者对西方哥特式文学的了解,也有益于推动国内学界对哥特式文学的研究。第一批“经典哥特式小说译丛”选译了18—19世纪最有代表性的西方哥特式小说经典之作。之后,还将继续选译和出版20世纪的哥特式小说经典。我相信,这不仅是我们的期待,也是读者的共同期待。

本译丛的译者多为工作在高校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教师和学者,教学科研任务繁重,但他们不辞辛苦,为这套译丛的翻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向他们表示敬意。此外,对于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对这套丛书在编校和出版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也深表感谢。

译者序

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谓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著作译自西洋者累积不下五十余种，而其中多近代科学著作，小说一门不与焉。清末民初，侯官（今福州）林纾开创小说翻译先河，口述笔录，译著中小说不下百七十余种，国人借之可以一窥西洋小说面貌矣。余来浙江台州，讲授英美文学，于林译小说多所浏览，既艳羨其译著丰富，复膺服其造诣精深，常愿穿越时空，移译西洋小说一二种，做琴南门下走狗。二〇一一年，余友高万隆教授主持哥特式小说研究项目，邀余同襄其事，翻译哥特式小说《德拉库拉伯爵》。是时也，余方欲广涉西方文学，又欲促东西文化交融，遂不顾浅陋，率然相允。

该书作者布莱姆·斯托克，爱尔兰人，曾为英国兰心大剧院经理，所入不敷家用，则创鬼怪小说鬻而补之。一八九七年，其作《德拉库拉伯爵》出版，所撰妖孽喋血故事，通俗易懂，嘉评累牍，其书不胫而走，遍传欧美大陆。该书问世之初，论者多以该书之美当在玛丽·雪莱、爱伦·坡及艾米丽·勃朗特诸家之上。未几，欧美各大学讲授哥特式文学者咸将此一传奇列入课表，其书遂成经典，百年之间，一版再版，至于无数，足见时论之誉非妄言也。

以文学批评言之，历来学者多有论说，其中公允平实者在在而有：有见伯爵欲自欧洲移居伦敦所创欧洲入侵警示说；有见女子被害即反化吸血鬼所创维多利亚新女性反应说；有探讨嗜血心态所持之伯爵即弗洛伊德之本我化身说；有探究人物性别关系而创德拉库拉为潜在同性恋者说；有诠释情节而持德拉库拉即资本主义垄断者说；又有解读德拉库拉故事而持英伦精神病院实行人身压迫说……伯爵嗜血虽为杜撰故事，其中所涉情节，却非事事凿空，所依本事真伪，学者持论不一，后来读者幸存意焉。

该书旨趣幽深，文字不足以尽发其微，则又翻为戏剧、电影。以电影而论，一九二二年，德国穆尔瑙导演《不死僵尸》，实肇其端。此后，影坛佳制时出，至二〇〇九年，德拉库拉吸血影片已多达二百一十七部，较之福尔摩斯电影二百二十三部略有不逮，而居其次。以小说改电影，书中人物不必尽现银屏。德拉库拉伯爵自不可少，其他人物若米娜·哈克尔，医生谢瓦尔德，教授范·黑尔辛皆为重要角色，亦不可少。米娜与露茜二女，常常并而为一。律师乔纳森·哈克尔、患者伦菲尔德非并即舍，至于昆西·莫里斯、亚瑟·霍尔姆伍德等书中配角，往往悉遭舍弃。电影之中，故事情节，多所变化，凭之亦可揣摩小说原创之初旨。

反观中国，小说一体流行颇晚，至明清其道方大行。而志怪一脉，上自搜神、夷坚，下到聊斋、草堂，长者章回，短者笔记，却历代不乏制作，以学者重其劝世之功，谓可补夫子所不言而有助治道也。余更谓，中国志怪，西方哥特，名目不同，内容各异，而社会功用实相同也。有心学者当中西参照，相互发明，洞窥二者益世之理，不宜偏废。

《德拉库拉伯爵》一书，此前已有汉译数种。然而，译者下笔常受制于译时语境。何事直言，何事隐讳，虽出译者胸次，岂不终由语境

主决。语境流转不止,域外名著亦宜代有新译。又译事半属创作,译文多蓄主观成见,不同译本参读,可纠译者之偏。此皆译界通识,亦或万隆嘱予重译之由也。此次重译,再经寒暑,方竣其役。临梓为序,惶恐莫名,脱有疏略,书生君子,其宽宥之。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6
第三章	029
第四章	043
第五章	058
第六章	067
第七章	082
第八章	096
第九章	113
第十章	129
第十一章	144
第十二章	157
第十三章	175

第十四章	192
第十五章	210
第十六章	226
第十七章	238
第十八章	254
第十九章	272
第二十章	286
第二十一章	303
第二十二章	319
第二十三章	333
第二十四章	349
第二十五章	366
第二十六章	384
第二十七章	405

第一章

乔纳森·哈克尔的日记

五月三日，比斯特里斯

五月一日晚上八点三十分，我们从慕尼黑起程，次日清晨到达维也纳。我们本应在六点四十六分抵达，但火车晚点了一个小时。布达佩斯看起来挺不错。在火车上，我已浏览了布达佩斯的景致，下车后又在街上逛了逛。我不能走得离车站太远，火车已经晚点了，需要赶点。我感觉火车是自西向东而行。自此地以东，多瑙河宽阔深幽。一座座精美的桥梁，把我们带入传统的土耳其世界。火车出发的时间正好，黄昏后我抵达了克劳森伯格。晚上我在罗伊尔旅馆过夜。晚餐，或者说是晚饭，吃的是一种红辣椒炖鸡，味道不错，就是肉有些发柴。我想为米娜拿到这道菜的原料配方，于是就问服务生。服务生说这道菜叫“辣椒炖鸡块”，是这个国家的传统菜肴，在喀尔巴阡山一带都能见到它。在这里，我发现我的那点德语居然颇有用场，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在伦敦时，我利用空暇时间前往大英博物馆，研究了有关特兰西瓦尼亚的文献和地图。这些民俗资料对我和该国的贵族打交道很有用。

我发现这个地区位于该国最东边，在特兰西瓦尼亚、摩尔达维亚和布科维纳三国交界的地方，大约在喀尔巴阡山脉中部一带。它是欧洲最蛮荒、最鲜为人知的地域。

在任何地图或者著述上都找不到德拉库拉城堡的确切位置，因为这里没有相当于我们国家军用地图之类的东西；但是我发现由德拉库拉伯爵命名的比斯特里斯军镇还颇有些名气。于是我想就此记一点笔记，这样以后向米娜说起这次旅行的时候，这些笔记就能提醒我了。

特兰西瓦尼亚由四个不同的民族组成：南部是撒克逊人，他们和达夏人的后裔瓦拉赫人混住在一起，西部是马扎尔人，住在东部及北部的是泽克利人。而现在我将要进入泽克利人的地盘。他们自称是匈奴人阿提拉的后代，这也许是事实，因为当十一世纪马扎尔人攻占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匈奴人早就居住在此了。

我从书中读到，在喀尔巴阡山这块马蹄铁形的地区里，集聚着世界上各种迷信，好像这里就是一个世界魔幻中心。果真如此的话，我将不虚此行。（记着，我一定要向伯爵询问所有这些事）

床非常舒适，不过我睡得并不安稳，一直在做各种古怪的梦。窗下有只狗整晚都在狂吠，可能就是因为这，我才睡不好。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吃了太多的辣椒，尽管我把玻璃瓶里的水喝得一干二净，但仍然干渴难耐。将近凌晨我终于睡着了，但没多久，一连串敲门声又把我吵醒了。不过我想这一觉我可能睡得挺深的。

早餐我吃了更多的辣椒。主食是玉米粥，他们称之为“玛玛尔加”；配菜是塞着肉馅的茄子，味道相当不错，他们管它叫“伊姆波里塔塔”。（记着，搞到这菜的配方）

我匆匆吃完早餐，火车要在八点前开，按时刻表应该在这个时候开车。我七点半就赶到火车站，但上了火车后又等了一个多小时车才开。似乎火车越往东开就越不守时，谁知道要是开到中国会成什么样子。

火车一整天都在这个美丽的国家里行驶。有时我们能眺望到陡峭山冈上的小镇或者城堡，那景致就像旧弥撒书里描绘的那样；有时我们沿溪流而行，从溪流两边的石岸判断，这里经常遭到洪水的冲刷，只有急流长期的冲刷，才能把石岸变成这样。

每一站都能看到不少人。他们服装各异，有些人看上去像英国的农民，或像在路上看到的法国和德国的农民。他们都穿着短上衣和自家缝制的裤子，头戴小圆帽，但也有一些人衣着光鲜。

远远看去，女人们都挺漂亮的，近处看时，才发现她们腰肢臃肿。她们身着各种白袖长服，腰部缠着宽大的束带，上面缀着饰物，就像芭蕾舞演出服。当然，她们臃肿是因为里面穿了过多的内衣。

我看到最奇异的是斯洛伐克人。这些人看起来更野蛮。他们头戴宽边牛仔帽，上穿亚麻衬衣，下着脏兮兮的宽松白裤，腰上皮带足有一英尺宽，上面饰满了铜钉。他们穿着高筒靴，裤脚掖在靴子里。这些人留着黑色的长发，蓄着浓密的胡子。他们是一道风景线，但给人的印象不好。如果在舞台上，他们简直就是东方惯匪。不过，有人告诉我，他们其实并不可怕，他们的能力甚至不足以保护自己。

天亮前，火车到达比斯特里斯。这是一个古老而有趣的地方。它坐落在边境。博尔戈关卡从这里一直通向布科维纳。在历史上，它经历了各种腥风血雨，至今战争痕迹历历可见。五十年前，这里曾火灾频发，熊熊的烈火肆虐过五次。十七世纪初，比斯特里斯遭受了长达三个星期的围攻，一万三千多人死于战乱、饥荒与疾疫。

德拉库拉伯爵向我推荐了金克朗旅馆。我很高兴地发现，这是一个地道的旧式旅店，我就是要从各个方面去感受这个国家。

很显然，已经有人在等我了。当我走近大门的时候，一个身着普通农装的老妇人满面春风地迎上来。她穿着白色衬衣、双层长花围裙，衣服紧紧地绷在身上。

当我走近时，她对我鞠了一躬，然后问道：“您是英国来的先生吗？”

“是的，”我说，“我叫乔纳森·哈克尔。”

她微微一笑，然后对身后一个穿白袖衫的老人说了些什么，这个老人是跟她一起到门口迎接的。老人马上离开了，很快他又回来，递给我一封信：

我的朋友：

欢迎来到喀尔巴阡。我正在急切地期盼您的到来呢。今晚好好休息，明晨三点会有马车驶往布科维纳，我已经为您订好了位置。我的马车届时将在博尔戈关口等候您，然后把您接到我的住所。我想您从伦敦到这里的旅程一定非常愉快。您也一定会在我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度过一段快乐时光。

您的朋友，德拉库拉

五月四日

我想伯爵应该嘱咐过房东，让他为我预订最好的马车座位。但是当我向房东询问详情时，他却变得支支吾吾，甚至装作听不懂我的德语的样子。他肯定是装的，因为刚才他还完全听得懂我的话呢。

至少，他曾经非常准确地回答过我的问题。

房东和他的太太，就是迎接我的那个老妇人，彼此用一种恐惧的目光互视了一下。接着房东吞吞吐吐地告诉我，他收到过伯爵寄来的钱，他所知道的只有这些了。当我问他是否认识德拉库拉伯爵，是否知道城堡的事情时，房东和他太太都只是画个十字，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缄口不言了。出发的时间就要到了，我没有时间去向别人打听。这件事有些神秘，让人感觉不快。

就在我要出发的时候，房东太太来到我房间，歇斯底里地对我说：“您必须去吗？哦，年轻人，您真的非得去吗？”她处于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连德语也说不连贯了，话里面还混杂着其他语言，我听也听不懂。在不断的追问之下，我才弄懂了她的意思。我告诉她我必须马上出发，因为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她又问道：“您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我回答：“今天是五月四日。”

她摇摇头又说：“噢，是的，这我知道，我知道。但您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我说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她继续说道：“今天是圣乔治日前夜，您难道不知道吗？当午夜钟声敲响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妖魔鬼怪会倾巢而出。您知道您是要去哪儿，在做什么吗？”

她如此惶惶不安，我怎么安慰都无济于事。最后，她竟然跪在我面前，求我不要去，或者至少等过了这一两天再去。

这件事真是荒唐，令人觉得奇怪。我有公务在身，不能让这事搅了。

我扶她起来，尽量郑重地对她说，我很感激她的关照，但我身膺要务，不可耽搁。她站了起来，擦干眼泪，接着从脖子上取下她的十字架递给我。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作为一个英国教士，